



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

◎王潤華 著

Lu Xun: A Cross-Cultural Readings
by W.Y.Wong

策劃：教育部頂尖大學—元智大學人文通識與倫理計畫

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

Lu Xun: A Cross-Cultural Readings

◎王潤華 著

by W.Y. Wong

教育部頂尖大學

元智大學人文通識與倫理計劃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Lu Xun A Cross-Cultural

Readings / 王潤華著. 初版 -- 臺北市：文

史哲，民95

頁 公分

部份內容為英文

ISBN 957-549-698-2 (平裝)

1 周樹人－作品研究

848 4

95026301

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

著者：王潤華
倡印者：元智大 學

桃園縣中壢市內壢遠東路一三五號

電話：886-3-4638800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http://www.lapen.com.tw>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886-2-23511028・傳真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三〇〇元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2006）十二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57-549-698-2

自序

魯迅在 1904 年 9 月 13 日早上八點第一次步入仙台醫專（現稱東北大學）的第六教室。由於他是當時仙台醫專最早也是唯一的中國留學生，教務處特別安排一位書記總助次郎陪同魯迅進入教室，並且向同學介紹：「這是從中國來的學生！」大講堂的長條木板座位從左到右，共分成三排，魯迅的座位在中間的第三排的最右邊（面向台下）的座位。由於當時學生座位每天固定的，現在大學把這個座位貼上紀念魯迅的說明文字。爲了紀念魯迅，目前東北大學特意保留了醫專魯迅時代的這棟大課室。

九十年後的 1994 年 9 月 6 日，我和其他十四位外國及日本研究魯迅的學者，一起走進魯迅習醫時最常用的第六教室。魯迅留學仙台九十周年紀念國際研討會主席阿部兼也教授，也模仿當年的情形，向日本學術文化界——介紹我們。譬如輪到我的時候，他說：「這是來自新加坡的王潤華教授。」然後邀請我上台在古老的黑板上題字留念。我上台在古老的黑板上題字留念。我隨手寫上：「當南洋還在殖民地時代，魯迅已是我們的導師。」魯迅在五、六十年代的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由於中國左派思想之流行，被華人文化知識界奉爲思想導師。這是促使我研究魯迅的起因。

我在馬來西亞小學畢業那一年，從來沒有讀過魯迅的作品，但我們同學在畢業紀念冊互相題字的時候，就會用「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或是「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變成了路」這

2 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

一類魯迅的名言來互相勉勵。到了中學，我大量閱讀魯迅，開始寫有關魯迅的文章，其中一篇刊〈魯迅與木刻運動〉刊登在新加坡出版的《萌芽》（1958年10月1日出版，第三期，頁15）這期是紀念魯迅逝世22周年特輯）雜誌上。1962年秋天到臺北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我所攜帶魯迅、郁達夫及其他五四作家的書籍卻被臺北松山國際機場的海關全部沒收，當時臺灣嚴禁魯迅及其他五四作家，我便只好跟着大家寫現代派的詩歌。

1968秋天到了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修讀碩士與博士，我的指導老師是當時非常重要的、權威的英文《五四運動史》（*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的作者周策縱，於是又引起我對五四作家的興趣，我的第一篇學期報告便是魯迅小說人物的分析，這引導我後來在1990年出版的《魯迅小說新論》（上海學林/臺北東大圖書）的研究。

今年（2006）為魯迅逝世70周年，為了紀念這位現代文學大師，在中國與世界各地，官方與民間機構，有不少相應的活動。為配合在香港舉行的「2006 香港魯迅週『魯迅是誰』展覽」，香港中文大學逸夫書院也舉辦了「2006 香港魯迅論壇」，2006年9月8日邀請了周海嬰、周令飛、李歐梵、王宏志、千野拓政與我，在香港中央圖書館演講廳辦了一場講座，再度思考在現代語境下「魯迅是誰」？

為了配合「魯迅是誰」？的主題，我撰寫主題演講〈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我重新閱讀自己與世界各國學者的論著。我特別重視西方與日本漢學與「中國學」研究典範下論述魯迅的黑暗面、東歐學者強調魯迅傳統與現代的整合精神，西方學者在科際研究的下所洞見魯迅豐富的思想文化資源，還有海外華人研究所看見魯迅在中心與邊緣之間定位錯亂而產生的對話，我認為是現代魯迅論述很重要的一部分，可彌補中大陸、臺灣、香港魯迅研究的不足。

從西方漢學到中國學、文學分析到政治閱讀、比較文學到近期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各種方法典範下的魯迅研究，開拓了許多創新的視野與方法，建構了很多理論。最特別的地方，是比較文學、文學分析、訓詁考據學、歷史語言學、再加上社會科學（政治學、史學、思想史等）的方法，跨越區域與學科疆界的文化視野，因此開創魯迅研究新方向與方法，帶來全新的詮釋與世界性的意義。這種魯迅學術思考與分析，完全著眼於客觀事實，很少涉及道德的判斷或民族的感情偏向，或政治意識的論調，維持客觀的、科學化的史學的思考。很多複雜的問題，在他們的眼前，只是一個客觀體，這是奉科學為典範下的人文研究。

這些魯迅學者就像魯迅自己，善於利用世界性的文化與思想資源，但沒有被任何一種文化思想資源勞役。就因為擁有與使用豐富又深刻的參考架構，他們對魯迅及其作品具有集體感應及特殊感。

我生長於中華文化邊緣的東南亞，經常越界跨國，站在邊緣思考與觀察魯迅。當魯迅遇到東南亞受英文教育的華人的如林文慶，魯迅以衝突作為對話，當魯迅到了南洋華人社會，魯迅被支持者神話化，從反殖民變成文學殖民者。郁達夫進入新馬華文後殖民文壇，為什麼對魯迅在海外影響產生反感與不滿？重返日本仙台醫學專現場解剖周樹仁棄醫從文的原因，我們發現幻燈事件的神話意義。這些域外的、邊緣的魯迅論述，都是我在 1990 年出版的《魯迅小說新論》（上海學林/臺北東大圖書）以後所進行的研究。這本書中，我也順便將英文的論文及數首寫魯迅的詩收集在書內。為這個時期的魯迅研究畫上結束的句號。

王潤華

2006 年 10 月 31 日臺灣元智大學

4 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

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

目 錄

自 序	1
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	7
以魯迅爲典範：日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30
回到仙台醫專，重新解剖一個中國醫生的死亡：	
周樹人變成魯迅，棄醫從文的新見解	50
從周樹人仙台學醫經驗解讀魯迅的小說	57
從反殖民到殖民者：魯迅與新馬後殖民文學	75
林文慶與魯迅/馬華作家與郁達夫衝突的多元解讀：	
誰是中心誰是邊緣？	99
沈從文論魯迅：中國現代小說的新傳統	110
解構與建構「故事新編小說」：補寫文學史的空白	123
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Darkness: The Mode of Travel	
Literature in Lu Xun's Fiction	128
Lu Xun's Medical Studies in Japan and His Fiction:	
A Deconstructive Reading	149
The Beginning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Literature on China's First Modern Story	167
Madness and Death in the May Fourth Era Fiction: A Study of the Theme	

6 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

of Anti-Tradition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89
The Impact of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 on	
Lu Xun and other Modern Chinese Writers	208
The Study of Lu Xun and other Modern Chinese	
Writers in Japan: From Political Mirror to Scholarship	228
附錄：王潤華著〈魯迅詩抄〉	251

魯迅越界跨國新解讀

一、「越界跨國」的定義

我所要說的「越界跨國」，不單指跨越民族國家的區域界限，也指跨越學科、文化、方法的、視野的邊界，同時也超越文本，進入社會及歷史現場，回到文化/文學產生的場域，突破傳統中國文學的詮釋典範去解讀魯迅及其文學作品。種種跨越，為的就是要設法貼切的去解讀魯迅及其文學作品。

遠在進入網路社會、知識整合時代，還沒有為了因應轉型為創新知識驅動型的全球化經濟，歐洲與北美一流大學與學者，早已開始大力拆除大學院系與學科間的圍牆。人才不設圍牆，概念不設圍牆，思維不設圍牆，知識不設圍牆。知識一旦不設圍牆，知識的發現，知識的轉移，知識的應用，不但能善用資源，集思廣益，知識也成為實用性很強的文化了。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六、七十年代開始在西方，尤其美國，發展迅速蓬勃，就因為一大群來自不同學科的學者，包括社會、歷史、政治、哲學、西洋文學的學者，進入中文文學的領域，知識整合所帶來的綜合效應(synergies)，使得中文文學具有國際的視野，走向多學科、多方法。¹

1 王潤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新方向〉《越界跨國文學解讀》(臺北：萬卷樓，2004)，頁 3-32；James Liu,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est: Recent Developments,

二、西方漢學與「中國學」研究典範下的魯迅

突破傳統思考方式，去思考中國文化現象的多元性的漢學（Sinology）傳統，是許多海外學者探討研究中國文化的重要傳統。傳統漢學的強點是一門純粹的學術研究，專業性很強，研究深入細緻。掌握普通學科的基礎理論，通曉多種語言，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對西洋文學有深入的認識，能運用人文與社會學的治學方法。²往往窮畢生精力去徹底研究一個小課題，而且是一些冷僻的，業已消失的文化歷史陳跡，和現實毫無相關。因此傳統的漢學研究在今天，也有其缺點，如研究者不求速效，不問國家大事，所研究的問題沒有現實性與實用性，其研究往往出於奇特冷僻的智性追求，其原動力是純粹趣味。³傳統漢學比較忽略純文學，尤其現代文學。但是把漢學治學的方法用來研究文學，其突破與創新是難於想像的。

美國學術界自二次大戰以來，已開發出一條與西方傳統漢學很不同的研究路向，這種研究中國的新潮流叫中國學（Chinese Studies），它與前面的漢學傳統有許多不同之處，它很強調中國研究與現實有相關，思想性與實用性，強調研究當代中國問題。這種學問希望達致西方瞭解中國，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國瞭解西方，對西方有所反應。⁴

中國研究是區域研究（Area Studies）興起的帶動下，從邊緣走向

Current Trends, Future Prospect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XXXV, No. 1 (Nov. 1975), pp. 21-30.

2 周法高《漢學論集》（臺北：正中書局，1965），頁 8-16；James Hightower,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V (1955), pp. 117-124, 中譯見《英美學人論中國古典文學》（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3），頁 253-265。

3 杜維明《漢學、中國學與儒學》見《十年機緣待儒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頁 1-33。

4 同上，頁 1-12。關於中國學在美國大學的發展與研究方法，參考 Paul Sih (ed.), *An Evalu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1978)。

主流。區域研究的興起，是因為專業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為典範而發展出來的，對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課題涵蓋與詮釋性不夠。對中國文化研究而言，傳統的中國解釋模式因為只用中國文明為典範而演繹出來的理論模式，如性別與文學問題，那是以前任何專業都不可單獨顧及和詮釋。在西方，特別美國，從中國研究到中國文學，甚至縮小到更專業的領域中國現代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都是在區域研究與專業研究沖激下的學術大思潮下產生的多元取向的學術思考與方法，它幫助學者把課題開拓與深化，創新理論與詮釋模式，溝通世界文化。⁵本文所討論的魯迅研究，都是在西方漢學與中國學，或近期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思考典範下的產品。

在美國第一、二代的研究中國文學的華人學者中，他們幾乎是從別的學科轉行過來的，而且經常往返於中國古典現代文學之間。像周策縱為紅學、古文字、古典文學、現代文化/文學研究大師，是最好的例子。他原是密芝根大學的政治系博士，成名作《五四運動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1960）為博士論文⁶其改寫與出版都在哈佛大學的中國學（Chinese Studies）的治學方法與學術思潮中進行，完全符合中國研究與現實有相關，思想性與實用性，強調研究當代中國問題的精神。另一方面，區域研究思潮也使本書超越以西方文明為典範而發展出來的專業領域如社會學、

5 關於以哈佛為中心的漢學、中國學區域研究的發展，參考杜維明〈漢學、中國學與儒學〉，見《十年機緣待儒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1-33；余英時〈費正清的中國研究〉及其他論文，見傅偉勳、歐陽山（邊）《西方漢學家論中國》（臺北：正中書局，1993），1-44及其他相關部分。

6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同時更突破只用中國文明為典範而演繹出來的傳統的中國解釋模式。所以《五四運動史》成為至今詮釋五四對權威的著作，成了東西方知識界認識現代新思想、文化運動的一本入門書，也是今天所謂文化研究的典範。⁷

《五四運動史》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文學和歷史提出系統的觀察和論斷。本書奠定了作者在歐美中國研究界的大師地位。這本書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語文的檔案資料，這是窄而深的史學專題（monograph）思想文化專題的典範著作。另外不涉及道德的判斷或感情的偏向，凸顯出客觀史學（現實主義史學）的特質。周教授在密之根大學念的碩士與博士都是政治學，因此社會科學（政治、社會、經濟學等）建構了他的現實客觀的歷史觀。這正是當時西方的主流史學，這點與費正清的社會科學主導的客觀史學很相似。⁸而且被奉為在中國研究中，跨越知識領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研究典範。西方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尤其魯迅研究，以《五四運動史》這本書開始，具有象徵的意義。

他最近的新書《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2006），也說明周教授是當今的把古文字的名物訓詁，文字考釋，歷史語言學、社會科學、西方漢學、區域研究中的中國學轉向全面用來做名物訓詁，文字考釋、文學經典考證的關鍵性大師。他認為我們知道除了對中國的古文字、

7 國際漢學大師周策縱教授在一九六三至一九九四年期間，擔任威斯康辛大學的東亞語文系與歷史系的教授，周教授的教學與研究範圍，廣涉歷史、政治、文化、藝術、哲學、語言、文字、文學。1941年中央政治學校學士，一九四八年離開中國前已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學有淵深精深的造詣。獲密芝大學政治學碩士（1950）與博士（1955），1955-1962在哈佛大學擔任研究員，正是西方漢學（Sinology）轉型成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重要發展時期，也是區域研究，特別是亞洲研究的成熟期。見王潤華，〈國際漢學大師周策縱學術研究新典範〉，周策縱《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臺北：萬卷樓，2006），237-255。

8 參考余英時〈費正清的中國研究〉，見上引《西方漢學家論中國》，pp.1-44。

歷史文化、經典文獻深厚的知識（這是目前東西方年輕學者的致命傷），更重要的是治學的方法。他採用涵蓋面很廣的詮釋模式，多元的分析方法：「凡古今中外的校勘、訓詁、考證之術，近代人文、社會、自然科學之理論、方法、與技術，皆不妨比照實情，斟酌適可而用之。」⁹

而對研究魯迅有新見解的學者，也是如此。夏志清是耶魯大學的英文系博士，以文本細讀、比較文學大解讀現代與古代小說。夏志清在1961年已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恐怕是最早以文學論文學，以「文學分析」（literary analysis）或稱文本細讀（scrutiny）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典範之作。他的《現代中國小說史》中的魯迅，廣泛運用比較文學、新批評的文本細讀的文學分析法，因此發現魯迅及其他被忽略的沈從文、張愛玲等人作品中的藝術結構。另外李維斯（Leavis）文學為人生各種現象象徵的大傳統理論也同時出現其論述的架構中，魯迅及其同人感時憂國，對社會關懷與人生的道德感，成為現代中國文學的新傳統。夏志清獨排當時左派神話魯迅的論述，引起重讀魯迅及其他作家的學術風氣與方法，影響一直到今天。¹⁰

李歐梵從台大到哈佛，讀的是西方文學、國際關係及中國文化思想史，最後以思想文化研究給現代文學帶來全新的詮釋。¹¹他的《魯迅的遺產》（*The Legacy of Lu Xun*）¹²，《鐵屋子的聲音》（*Voices from*

9 周策縱《棄園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臺北：萬卷樓，2006）。頁1-29。

10 C.T.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11 Leo Lee,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中西文學的徊想》（香港：三聯書店，1986年）；《徘徊在現代和後現代之間》（臺北：正中書局，1996年）；《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 Leo Lee (ed.), *Lu Xun and His Leg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the Iron House)¹³，前者帶引現代思想、政治、歷史等十二位不同領域的專家，以跨學科的研究，從各個層面解剖魯迅作品藝術與政治、思想的意義，評估非神話魯迅對文學與社會的影響。《鐵屋子的聲音》（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通過魯迅內在的吊詭、矛盾、與絕望的黑色語言，對魯迅的人生經驗與作品細緻的分析，對魯迅小說現代性的技巧（technique of modernity）的論述，如個人抒情性（personal lyricism）與象徵敘事（symbolic narrative），突破過去馬克思與現實主義的思想性與政治性的閱讀，帶動了去神話化魯迅的人文工程。

中國現代歷史與文化思想學者林毓生，帶著《中國思想意識的危機》（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1979）¹⁴的研究經驗與視野，一旦進入魯迅文學小說與文學作品中，發現魯迅在理性與道德上，都有傳統和反傳統的不可調和的信念系統在互相衝突，正如文學作品所表現，徹底反傳統的思想通常是意識的、顯示的，傳統思想通常是潛藏的意義、隱示的。從李文孫（Joseph Levenson）的中國知識分子由西方價值與民族傳統造成分裂性的緊張¹⁵到林毓生所建立的中國知識分子傳統與反傳統的分裂性緊張，無論理論如何形成，因新舊文化衝突，而形成魯迅思想與人格上的緊張，對閱讀魯迅的散文與小說有絕對創新的視野。周昌龍曾運用這個理論來析讀魯迅的《吶喊》與《彷徨》，呈現出許多複雜的，可以吶喊與彷徨兩種精神為象徵的內涵。¹⁶

13 Leo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中譯本林毓生, 《中國意識的危機》, 穆善培譯 (貴州: 貴州人民出版社, 1988)。

15 Joseph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4)。

16 周昌龍, 〈魯迅的傳統與反傳統思想〉《新思潮與傳統》(臺北: 聯經, 1995), 頁 101-160。

三、東歐漢學的魯迅研究

在東歐學者中，也多數是跨越本行學科，偶然走進來的局外人，後來都成為大師級的學者。普實克（Jaroslav Prusek，1906-1980）就是一個典範。他本來也是非文學的學者，原本在布拉格查理大學文學院，開始研究世界古代民族如拜占庭的歷史文化。1928 到 1930 年，他師從瑞典哥德堡大學的漢學教授高本漢（Bernard Karlgren）學漢語。1930 年，他獲得查理大學歷史專業文學博士學位，1932 年，捷克東方研究所派他到中國學習了三年，他在北京的民族大學（民族學院）學的是經濟歷史，不是文學。¹⁷但是最後他的魯迅研究不但是東歐也是全世界歐最具獨特成就的典範。

當英美學人注重文學作品內在語言藝術結構的作家的同時，在 1960 年代開始，東歐以普實克為首的布拉格學派（Prague School），注重研究革命文學的理論與歷史發展，不像英美地區學者，只強調文學分析。普實克也進行文學分析，但不停止於分析，嘗試向前探討其文學源流的傳統。他發現魯迅的小說具有強烈的懷舊與抒情性，考證現代中國革命文學的根源在更早期的中國古典文學裏，不是英美很多學人所強調的全是受西方的影響。中國現代文學在理論上是相對於傳統古典文言文的文學，但古典文學中詩詞的抒情性與懷舊，影響了在現代小說抒情的情境，它不是來自西方現代文學，雖然相似，而是中國古典詩詞主體性的表達，所以對普實克而言，魯迅的《吶喊》、《彷徨》中的〈故鄉〉，甚至更早的〈懷舊〉都是結合文學、歷史、社會情

17 普實克的唯一女兒卡特瑞娜·馬爾莎科娃 Katerina Marsalková 的自述，見 <http://www.chinesezj.com/asp/zhuce/tougao/CASE/viewarticle>；高克利（M. Galik）〈普實克：傳奇與現實〉（二十一世紀），1993 年 5 月號，頁 120-127；August Pakit, Leo Lee 等人的回憶文章，尤其前者對普實克的學歷研究敘述詳細，見 Archiw Orientalni, Vol. 59, No 2 (1991), pp.105-121.

懷的抒情史詩。

懷舊與抒情性乃中國的古典文學的基本精神，因此這代表擁抱傳統的傾向，由於這種精神，魯迅不像表面的觀察所見，他的作品不是十九世紀西方的寫實主義傳統，而像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文明受到破壞後，歐洲現代文學所表現出的抒情傳統，魯迅擁抱中國古典文學中懷舊與抒情性，因為中國發現西方的新價值，但中國社會人群人困在黑暗絕望中，無能走向光明，再回頭中國傳統的鄉土人情和寧靜的生活又消失了¹⁸。這種論述與上面提到美國的林毓生的看法，因新舊文化衝突，形成魯迅思想與人格上的分裂性緊張思相符合的¹⁹，而且與本文後面會提到的更早的竹內好與夏濟安的黑暗面形成一個理論系統。

1960 到 1970 年代歐洲的共產國家的魯迅研究方向有共同的方向，如俄國學者謝曼諾夫（V.I. Semanov）的《魯迅和他的前驅》²⁰也是建構研究魯迅時向內往前進入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典範。他探索魯迅的小說敘事技巧與其他結構的形成，發現清代末年譴責小說的作者，是魯迅小說的前驅。謝曼諾夫的學術研究以清代章回小說開始，後來才跨入魯迅研究領域，因此才能看見思想反傳統，小說形式西化的魯迅小說，是在傳統小說裏尋找他的小說範本。這種特別的眼光，

18 我在〈沈從文：中國現代小說的薪傳統〉曾討論沈從文肯定魯迅肯定自己的書寫被物質文明毀滅的鄉村小說的傳統，見南京大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編《中國現代文學傳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頁 417-428。

19 他的魯迅著作見解 Jaroslav Prus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Leo Lee (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中譯本：普實克《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年）。普實克特別重要的論魯迅的文章是“Lu Hsun's ‘Huai Chiu’: A Precursor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見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pp. 102-109. 李歐梵在《我的哈佛歲月》（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多處回憶普實克在哈佛擔任訪問教授時與他的來往。

20 V.I. Semanov, *Lu Hsun and his Predecessors*, tr. Charles Alber (New York: M.E. Sharp 1980); 中譯本：謝曼諾夫，李明濱譯《魯迅和他的前驅》（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